

人间真情



我的父亲

◎成繁军

把馒头准备好。好在学校总算为我们这些远路学生安排了住宿。住校的生活有了规律，逢周六中午离开学校，周日从家里背一大包馒头返校。这一包馒头就是我五天半的口粮，具体说就是十六顿饭三十二个馒头和一罐头瓶咸菜。

每逢周六中午放学后，我一个人一口气要跑二十里路赶回家把吃一顿面条作为改善伙食的最佳选择。别人家的娃一进家门，被母亲揽在怀里，把头轻轻一摸说：我娃先歇一歇，喝点热水，马上就吃饭！说着就把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端上桌。我回到家里面对的是冷冰冰的锅灶，只能等父亲从地里干完活回来，再给我做饭。当我看见一身疲惫的父亲在灶台边忙前忙后为我端上一碗面条时，我感觉就像是过年。父亲看我吃得香，布满皱纹的脸颊荡漾着幸福和满足感。

记得有一年冬天，雪下得有半人高。白雪皑皑，寒风瑟瑟，四野空旷。我顾不了一路上受到的惊吓和饥饿，深一脚浅一脚把深雪丈量了二十多里地，从学校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多。棉裤就像被泥水和雪水浸泡过一样又潮又冷又湿又冰。我吃完父亲做的热腾腾的面条，坐在暖和的炕上，父亲则在火炉旁烘烤我那湿漉漉的棉裤。他一会烤这头，一会烤那头，一会烤外边，直烤到深夜，为的就是我第二天返校能及时穿上棉裤。我没袜子穿，父亲还亲手给我织毛袜子。

高中毕业后，我毅然决然走进了比大学更大的学校——人民军队大学。最牵挂我的人是父亲。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总是说家里都好，他身体没有什么大恙，唯要我苦练本领，安心戍边。每当看完父亲的来信，我浑身便有无穷

的力量，精神达到无限愉悦。有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纵然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与生死离别的危情时刻，纵然是热带丛林、毒蛇出没和蚊虫叮咬的复杂环境，纵然是阴暗潮湿、寂寞孤独与饥饿相伴的艰苦生活，我也能无畏牺牲，听从指挥，勇立新功。听说当立功喜报送到父亲面前时，父亲欣喜不已，还彻夜难眠。

一年半的边疆生活，父亲一共给我写了83封书信。部队回撤归建，我回乡看望父亲，村里人说，父亲思儿心切，经常夜晚不能入睡，看书写字到天亮，白天又坐在村口眼巴巴地等待邮递员的出现。邻居说每逢大雪天，父亲都要坚持清扫从我们村口到邻村三里多路的积雪，方便人们出行。

父亲称得上是位真正的书法家，在方圆百里，乡亲们只要有需求，他会毫不犹豫挥毫泼墨，从不索取分文。谁家遇上红白喜事，需他前往总管事务，他总是乐此不疲。父亲爱学习肯动脑，村民们对农村政策有什么理不清吃不透的难题，父亲定会为大家解疑释惑，为乡亲主持公道。父亲讲话和气、幽默风趣，十里八乡邻里间有什么纠纷，只要父亲出面，自然一团和气，皆大欢喜。父亲的晚年每天看书读报听广播，生活虽清苦，但其乐融融。

2006年腊月十二日，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生病了，我急忙从西安赶回家，遗憾的是我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永远离开了我。

我想念我的父亲，我把父亲这些年写给我的书信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装订成册，经常翻看。如今，我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父亲写给我的这一包书信了！

怀念三伯

◎靳亮

大伯去世三年之后，我的三伯也因病去世，他的离世，使我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

小时候我家和三伯家在一个院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三伯家搬到队上的新庄基，2012年村上总体规划时，我们统一搬迁到居民新点。三伯家和我家并排，虽中间隔着九户人家，可每次回家都要经过三伯家。门前那个光白的石头上他老人家高大的身影和那温和的笑脸，润物细无声地潜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在以后的每一个日子里如冬阳般温暖着我。

记得一次休假回家经过三伯家门口时，他正蹲在大门口砍柴，看到我随即放下手中的活，顺手在门前的菜畦里揪了一把韭菜，拦住我让我在他家吃饭。当时肚子正饿的我没有推辞，爽快地跟着三伯进了屋。小时候三伯跟着爷爷学挂面，掌握了一门手艺活，在家中常帮奶奶做饭。成家后三伯一直没有放弃这门手艺，每逢寒冬腊月常在家中挂面，由于他在家中勤快，爱做饭，被邻里乡亲称为模范丈夫。

我们两人边拉家常边做午饭，三伯轻柔的话语中时而夹杂着柴火噼啪作响的燃烧声。我小心翼翼地把劈好的柴塞进灶膛里，三伯把韭菜切碎，拿出一把亲自手挂的面，我知道今天又能吃到三伯做的臊子面了。随着柴火持续燃烧，很快锅里便发出了阵阵响声，面条很细，扔进锅里筷子还没拨拉几下就熟了，三伯把面条捞到碗里，撒上一把韭菜碎，熟练地浇上臊子汤，一股鲜香浓郁味儿扑鼻而来，本来就饿的我受到如此猛烈的嗅觉袭击，食欲大增。筋道的臊子肉、鲜香的韭菜、爽口的面条，由舌尖向全身释放着臊子面的酸、辣、香。这些年我

一直在外工作，在家吃饭的次数很有限，三伯的臊子面细细长长，一头系着我，一头系着故乡，故乡的三伯永远语调轻柔，面容平和。

三伯生病的时候我去探望，他躺在病床上，面容有些消瘦，脸色也不太好。看到我来了，他勉强想抬起身子，我赶紧扶了扶他，帮他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他问了问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有些无助地说：“唉，我的病不太好，这一次恐怕扛不过去了。”在我的记忆中，三伯一向是个很坚强的人。早年间，他在队上平田修地挣工分养活一家人，之后也收过废品，收过奶，打过零工。为了供堂哥上大学，他还去煤矿挖过两年煤。如今，孩子们早已事业有成，他却因劳累落下了一身病。我安慰着三伯：“伯，您别担心，现在的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您不会有事的。”

一个月后，听父母说三伯出院在家休养，我随父母一起去探望三伯。当我再次见到他时，原来高大魁梧的三伯，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眼眶深陷，脸色蜡黄，那曾经有力的说话声变得虚弱不堪。几个月后的一个夜里，平时不怎么失眠的我，久久不能入睡，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天快亮时终于睡着，却梦到去世的奶奶哭得好伤心。亲人间好似有某种特殊的感应，凌晨六点，堂哥打来电话，哽咽着说三伯走了。想起每次回家路过三伯家门时他拦我吃饭，离家时总是叮嘱我穿暖衣服、慢点开车，这些都仿佛就在昨天才发生。

门前那个光白的石头上，三伯高大的身影和他那张温和的笑脸再也看不到了，我想其已化作乡愁，与故乡融为一体。

岁月轮转，光阴易逝，父亲去世十多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老人家并没有离开我，而是和我生活在一起，且还时常提醒我：儿子，你吃饭了吗？你穿得暖不？没事的时候多练习写写字。要记住古人说的一句话，字是出马一杆枪！他老人家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我的冷暖和成长。

我的父亲是教师出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在离家很远的几个小村庄教书，这些村子大都坐落在偏远的深山里。每逢周末，父亲要翻两座山越五道岭才能回家来照顾年幼的我和生病的母亲。我五岁时，父亲忍痛惜别了他那默默耕耘了二十多年的三尺讲台回了家。

在我八岁时，父亲把我送到村子的小学读书。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父亲教我临帖写字。父亲拿铁尺子在发黄的麻纸上打上红色的方格子，然后用毛笔写上工整漂亮的大块汉字。他说我就如同这张纸，今后做任何事情要像在这方格子中写字一样，规规矩矩，方方正正，踏踏实实，明明白白。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生病。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的离去，使我和父亲的生活失去了

温暖常在

◎平静

还没来得及欣赏妩媚的春色，转眼已经入夏。总是经历过了才更懂得什么重要，何为所需，在这个与往时不同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来自亲情和友情的关爱如和煦的阳光温暖心田，弥足珍贵。

十年前第一次做保胆取石手术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十年后，似乎还是那颗石头又神奇地重新长在了我的身体里。因为有第一次的经历，这一次就很容易接受医生的建议，继续采取保胆取石的治疗方案。

家妹敏的工作是繁忙的，为了照顾我专门请了几天假，从术前谈话、术中陪伴到术后无微不至的照顾，并且作为特殊情况下医院与病人家属的联系人，使我每时每刻都感受着亲情的关爱。手术前一天下午好友凯和敏开车送我去医院，大包小包的，就像出门去旅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娟和红也给了我亲姐妹般的体贴照料和精神鼓励，让我原本承受的伤痛减轻了许多。

手术室的大门缓缓关闭，将我于门外的儿子和敏隔开了。接我进手术室的年轻医生关切地问：“紧张吗？”我努力克服不安的情绪，回答还好，躺在窄窄的手术台上忐忑地等待。医护人员按流程做着术前准备，麻醉师详细询问我身体状况，右手臂同时扎上了点滴。

疼痛开始加剧，红不忍看我难过，说是按医生的交代去喊护士打止痛针，我决定再忍忍，想着熬过后半夜就好了。可疼痛一直在持续，感觉时间过得好慢，这个夜晚真漫长啊！迷迷糊糊中不由自主地发出痛苦的呻吟，红不再征求我的意

见，一路小跑着去了护办室。打过止痛针，凌晨快五点钟我终于能够沉沉入睡。

两个多小时后醒过来，就像睡了一整夜又有了精神，吃过敏一早拎来的小米粥和病区主任送来的教授治疗方案中的油煎鸡蛋，又开始一天的吊针。似乎难得有这么久处的机会，我打开尘封的记忆，与敏和红兴致勃勃地聊起小时候的人和事，觉得病痛都减轻了。晚上十点吊针结束后又坚持起来站了会儿，然后听从红的建议早早打了止痛针，就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清晨醒来，感觉明显又好了一点，迫不及待地左挪右蹭坐到床边，然后缓缓地站立起来，停顿半晌待适应后，捂着右侧腹急切地一步一步走到窗前。和煦的微风送来清新的气息，天空是明亮的，薄薄的白云像纱幔一样轻柔地飘浮着，透出蔚蓝的底色。放眼望去，连绵的山峦与天相接，泰山如黛，生机勃勃，街道两旁的树木新绿盎然，花坛中的花儿恣意绽放，车

流鱼贯而行，早起的人们不慌不忙，又开始新的一天。

简单洗漱一下，立刻觉得神清气爽，人也轻松了许多，药量开始逐步减少，连续九个小时的吊针在姐妹们的陪伴和照料下已经不再那么漫长。

老妈担心我，一天几次打来电话，每一次我都会把声音调整到听起来最轻松的状态，老妈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不能让她再操更多的心了。娟连着几天送来特意做的病号饭和陪护餐，打开饭盒的瞬间飘来饭菜的香味。要好的同事和友人前来探望，我总是忘不了展示一下那颗从身体里取出来的像绿宝石一般的石头。

眼看着一天好过一天，可以顺利出院了。妹夫勇开了车接我回家，红专门赶早市买了两只鸽子，叮嘱我炖汤促进伤口愈合。

不好的日子总会过去，迎来的便是向好的希望。初夏的天气还是在冷暖之间来回游走，康复的过程就如同这天气一样自然还需要经历种种，而我非常庆幸自己拥有的这许多来自亲情和友情的关爱，让我心中总是温暖常在。

母亲

◎徐晓洁

我的心情如同近期的天气一般，阴沉低闷。那是因为去年的这个时节，母亲离开了我们。

回忆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总会不由得潸然泪下。母亲一生勤劳、俭朴、善良、和蔼，常为儿女着想，呵护儿女，与世无争。

母亲童年时，生活是清苦的。她出生在一个小村庄，姥姥、姥爷是地地道的农户人家。在母亲懵懂之时，姥姥便去世了，那时母亲仅仅读到了小学三年级，迫于家境母亲无奈地离开了心向往之的校园。自此，她和姥爷相依为命，也开启了她的“小大人”模式。

母亲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极其聪慧，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学就会。在邻里街坊婶婶、婆婆的关心帮助下，母亲掌握了许许多多的生活技能。去县城扯上一块布，在她的精心裁剪缝制下就会变成一件合适的新衣。母亲还会绣花、纺线、做鞋帽。那时我们兄妹几个的穿戴都出自母亲的一针一线。母亲每每讲起她小时候，眼里充满了坚定和希望。母亲说她闲暇之余还会借来别家孩子的书本偷偷学习。

转眼间母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前来提亲说媒的人不少。在邻里街坊的介绍下，母亲相识了在市区工作的父亲，听父亲说见到母亲他很是满意。媒妁之言加上父亲的一见钟情，母亲和父亲结婚了，也就

开启了她人生的一段新旅程。

母亲的青年和中年是忙碌的，每天的工作就是下地干农活，到村上修沟渠，照顾公婆和弟妹。勤劳的母亲尽心尽力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次父亲回来都会从老人口中听到夸赞母亲的话语。就这样一年一年过着，母亲一如既往地付出着，无怨无悔。有一年父亲满心欢喜地回来宣布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可以带母亲和姐姐去城里了，以后不用各居一方。后来母亲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印刷厂的活计来贴补家用，也相继有了我们姊妹几个。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继续着。

母亲的晚年是寂静而幸福的，周末或逢年过节我们都回去时，母亲会亲自下厨为我们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这让我们渐渐明白了一个女人这一生不同阶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为妻、为媳、为母的不断转化中把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朴实的母亲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们友爱、感恩、知足、奉献，也让我们的大家庭做到了孝顺长辈，家庭和睦，姐妹们团结友爱，孩子们学业有成。

总觉得来日方长，却忽略了珍惜当下，忘却了时光飞逝，陪伴母亲的时间少之又少。平凡、和蔼、无私，甘于清贫一生的慈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只有点点回忆和丝丝伤感。